

## 白居易与洪州禅

朴 永 煥\*

### <目 次>

- |                   |               |
|-------------------|---------------|
| I. 缘 起            | IV. 通俗易懂的艺术风格 |
| II. 白居易与洪州禅僧交流    | V. 结 语        |
| III. 乐天知命、任运旷达的思想 |               |

### I. 缘 起

洪州禅是中国禅宗里较早出现的一支派别，创始人是马祖道一（709~788年），因其在以江西洪州为中心，弘扬慧能祖师的禅法而得名。洪州禅的著名祖师除了道一之外，还有百丈怀海、西堂智藏、南泉普愿、大梅法常等人，其禅法的特点是，所有的僧人住在丛林，集体修禅，共同劳动，过着自给自足的农禅生活。马祖道一的弟子百丈怀海曾经制订了《百丈清规》，将这种制度进一步体系化和完善化。道一努力提倡“即心即佛”的主张，强调佛性在每人的身中，“自性本来具足”。参禅修行的人要从自心去参悟，自己成佛。“即心即佛”是成佛的关键，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要执着成佛，要用一颗平常心的心态来修持佛法，自始至终把握“平常心是道”，但是同时还要有“非心非佛”的一面<sup>1)</sup>，心即佛是成佛作祖的方法，非心非佛是更高的境界，是目的和结果。为了开导后来人，道一注意因材施教，针对根机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如采用深

\* 东国大学 中文系 教授

1) 《江西马祖道一禅师》：僧问：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师曰：为止小儿啼。曰：啼止时如何？师曰：非心非佛。”《五灯会元》卷三。

沉、灵转、幽默、反诘等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打、画地、竖拂、棒喝、拧鼻子、踏胸等多种方式启发来人，尤其是注意根据不同的场景，作随时随地发挥，创造了禅宗独特的禅法“机锋”与公案。洪州禅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禅宗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禅宗“五家七宗”里，沩仰宗和临济宗就是马祖道一的再传法嗣为山灵祐与第三代临济义玄分别创立的，特别是临济宗一直流传下来，至今未绝。

## II. 白居易与洪州禅僧交流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早年学习南宗禅，后来崇拜北宗禅的渐修、静心、禅定(《八渐偈》)思想。又接受华严宗与律宗的影响，晚年则追求西方净土思想，<sup>2)</sup> 一生以维摩诘居士为典范。他结交的僧侣，一半以上是马祖门下。例如与他较亲近的兴善惟宽、归宗智常、兴果神凑、佛光如满都是马祖的高足<sup>3)</sup>。在《景德传灯录》里，记载着他接受禅宗思想的情况：

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字乐天。久参佛光得心法，兼禀大乘金刚宝戒。元和中造于京兆兴善法堂，致四问，十五年牧杭州，访鸟窠和尚，有问答偈颂。尝致书于济法师，以佛无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机高下应病不同，与平等一味之说相反。援引《维摩》及《金刚三昧》等六经，辟二义而难之。又以五蕴、十二缘，说名色前后不类，立理而征之，并钩深索隐，通幽洞微。然未睹法师酬对。后来亦鲜有代答者。夏受东都凝禅师八渐之目，各广一言而为一偈，释其旨趣，自浅之深，犹贯珠焉。凡守任处多访祖道，学无常师。后为宾客分司东都。罄已俸修龙门香山寺，寺成，自撰记。凡为文动关教化，无不赞美佛乘。见于本集。其历官次第归全代祀，即史传存焉耳。<sup>4)</sup>

2) 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68-69页。

3) 根据孙昌武先生调查，与白居易有直接有关系的僧侣有21人，其中马祖道一的门下  
有12人，可知他与马祖洪州禅的关系。《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189页。

4) 释道元《景德传灯录》卷十。

白居易长时间参究佛光如满禅师，又请教于京兆兴善禅师与乌窠和尚。并对有些禅宗思想提出质疑。如禅宗说根据人的根机不同，悟性也不同。对此他提出禅宗这些思想是否与佛教平等一味之说相反。并引用《维摩》及《金刚三昧》等六经等等，非常赞美佛乘。可见，不仅他持有学无常师的学习态度，并对佛法理解很深，而且包括洪州禅广泛地接受禅宗各派的思想。尤其是他曾经向马祖弟子兴善惟宽禅师问道，得“无修无念”之说，《五灯会元》云：

元和四年宪宗诏至阙下，侍郎白居易尝问曰：“既曰禅师，何以说法？”师曰：“无上菩提者，被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汉，在处立名。名虽不一，水性无二。律即是法，法不离禅。云何于中妄起分别？”曰：“既无分别，何以修心？”师曰：“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无论垢与净，一切勿念起。”曰：“垢即不可念，净无念可乎？”师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虽珍宝，在眼亦无病。”曰：“无修无念，又何异凡夫邪？”师曰：“凡夫无明，二乘执着。离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执着，忘即落无明。此为心要云尔。”<sup>5)</sup>

在此主张消除一切执着，律、法、禅本无区别。如在参学中采取离开一切分别有无、垢净、肯定或否定的说话方式，并进而反对知解，泯灭一切有无知见，否认以语言文字作为认识的一种手段<sup>6)</sup>。一切的执着、染心，都与禅的宗旨相违背。这就与怀海曾提出的“割断两头句”<sup>7)</sup>思想一脉相通。所以消除一切的执着、染心，也泯灭所有的外景和知解，只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自由解

5) 《五灯会元》卷三。《景德传灯录》里也有记载：“京兆兴善寺惟宽禅师者衢州信安人也。…白居易诣师问曰禅师以说法。师曰。无上菩提者。被於律。说法。行於禅。应用者三其致一也。如淮汉在处立名。名虽不一水性无二。律即是法。法不离禅。云何於中妄起分别。又问无分别何以修心。师云。心本无损伤。何要修理。无论垢与净。一切勿起念。又问。垢即不可念。净无念可乎。师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虽珍宝。在眼病。又问。修无念又何异凡夫耶。师曰。凡夫无明二乘执著。离此二病是修修者不得勤得忘近执著。忘即落无明心云尔。”

6) 怀海对弟子开示说：“汝等先歇诸缘，休息万事，善与不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并皆放却，莫记、莫忆、莫缘、莫念。放舍身心，全令自在。心如木石，口无所辩，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现，如云开日出。”（《景德传灯录》卷六）

7) 《古尊宿语录》卷一。

脱，任运自然，达到“无修无念”程度。此外，又他向佛光如满禅师学习，而得了“心法”。《佛祖纲目》云：

白居易字乐天，官中大夫太子少傅，舍宅为香山寺，因号香山居士。久参佛光如满得心法，兼禀大乘金刚戒。<sup>8)</sup>

同样马祖的法嗣庐山归宗寺智常禅师对白居易的影响也不少。《宋高僧传》云：

释智常者，挺拔出伦，操履清约。遍参知识，影附南泉，同游大寂之门，乃见江西之道。元和中驻锡庐山归宗净院。其徒响应，其法风行。无何，白乐天贬江州司马，最加钦重。续以李渤员外元和六年隐嵩少，以著作征起，杜元颖排之，出为虔州刺史南康，曾未卒岁，迁江州刺史。渤治闻多识。百家之书无不该综，号李万卷矣。到郡，喜与白乐天相遇，因言浔阳庐山山水之最，人物贤哲隐沦，论惠远遗迹。遂述归宗禅师，善谈禅要。<sup>9)</sup>

白居易贬江州司马时，最尊重和钦佩智常禅师。所以李渤任江州刺史时，白居易向他介绍当地“山水之最”、“人物贤哲”，亦介绍了归宗智常禅师的人品，并谈到禅宗核心思想。可知，白居易与马祖弟子关系非常密切。除了他与洪州禅僧直接接触之外，也在他的文中表现出受当时流行的洪州禅思想。如在他寄给好友崔群的信中说：“顷与阁下在禁中日，每视草之暇，匡床接枕，言不及它，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诱导”（《答户部崔侍郎书》）。这里的“南宗心要”就是指洪州禅。又《自诲》一文中说：

乐天乐天，可不大哀。汝胡不惩，往而念来？人生百岁七十稀，设使与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却后二十六年能几时？汝不思二十五年来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往日来日皆瞥然？胡为自苦于其间？乐天乐天，可不大哀！而今

8) 《佛祖纲目》卷第三十。

9) 《宋高僧传》卷第十。

而后，汝宜饥而食，渴而饮，昼而兴，夜而寝；无浪喜，无妄忧，病则卧，死则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乡，汝何舍此而去，自取其遑遑？遑遑兮安住哉？乐天乐天归去来。

人生七十古来稀，四十四岁的诗人，已经走过人生的一大半，对未来的道路应该怎样去走，诗人做了慎重地考虑，最重要的是生活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是随顺自然，不要执著，饿了就食，渴了即饮，白天起床，夜间就寝；既不追求徒然的喜悦，也没有什么妄想的忧虑，得病了就卧在床上，死了也就罢了，这就是人生的归宿。洪州禅弟子义玄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sup>10)</sup>只要“平常无事”，但莫造作，即能在无拘无束的日常生活中，体认到自己的本来面目。白居易乐天知命，自然豁达，坦言生死的来看身待人生，正是洪州宗所提倡的禅风，“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的表现。所以洪州禅对白居易一生影响最大，他与洪州禅的关系颇具有代表性，值得我们加以提出来探讨。

### III. 乐天知命、任运旷达的思想

白居易生活的时代，唐朝内部关系复杂、社会矛盾丛生，特别是他中年以后，牛李党争爆发，统治阶层内部斗争非常激烈，相互倾轧，使他处于矛盾的放空旋涡之中，白居易的一生，遭到不少挫折。但是回顾他的人生，我们不难发现，他一生基本上保持了乐观旷达的神态，而且却他仍然不失随缘自适、任运自然的人生观。他的胸襟旷达，及为后人欣赏，好多文人都追随他，学习他，模仿他。因此他成为继陶渊明以后最受欢迎的学习和追随对象。本文试图从揭示白居易的“乐观旷达”、“随缘自适”、“任运自然”思想与洪州禅的关系。

10) 《古尊宿语录》卷四。

## 1. 一切法性空

孙昌武先生曾经把白居易作品里表现的旷达乐天意识与洪州禅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洪州禅的“放舍身心”、“顿息万缘”思想和“无心”、“无念”、“无作”的禅法，是影响白居易追求心灵安适的主要原因<sup>11)</sup>。这也是白居易精神世界的反映。其实洪州禅的“无心”是在“性空”思想的基础上建立的。白居易之所以在人生逆境之中，能坚持心灵安和、乐天安命的乐观态度，也是与“性空”有紧密关系。“性空”是指世界万法自性是空的，我们所见到的一切诸事物其只是一种假相，本质上还是空的。关于这一点，洪州马祖的门下大珠慧海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佛真法深，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sup>12)</sup>、“夫法虽无种性，应物俱现。心幻也一切俱幻。若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即由定。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空，空义不立。”<sup>13)</sup>，又说：“万缘俱绝者，即一切法性空也；法性空者，即一切处无心也”、“万缘俱绝”就是性空的本质，即然达到了性空的认识，自然也会不起一心了，所以“无所念者，即一切处无心”。在“性空”、“无念”的基础上建立“无心”。故“性空”、“无念”是最根本。所以慧海强调“如何究竟解脱理者，只是事事来不受，一切处无心”。“事事来不受”，指的是一切顺逆境界等，不生爱憎之心。只要不起爱憎，便会以平等无二之心看待物我。在白居易的诗文中，从“无心”追溯到“性空”，是他观察一切万物的出发点。如《观幻》：

有起皆因灭，无睽不暂同。从欢终作戚，转苦又成空。  
次第花生眼，须臾竹过风。更无寻觅处，鸟迹印空中。

佛教讲因果，有因必有果，两者有必然的联系。因果的链条始终是存

11) 孙昌武先生《禅思与诗情》中有关“无心”、“无念”内容的诗歌12首来说明洪州禅与他思想的联系198-200页。

12) 释道元《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

13) 同上。

在的，而且扣扣相连。但是佛教又认为，万事万物始终处于一个无常的情况，所以因果也是可以转化的，好因不一定有好果，所以因果之间也不一定是必然的，因为事物是没有常性的。首二句是说明因果是存在的，之所以能生成诸事，则因为因的生起，在生起之后，因就自然而灭。因与果是不相同的。后二句是说因果的转换，我们的人生始终是不定的，特别是感情充满了变数，有的人也许开始言欢，但最后却成为戚戚然之悲，这就是大喜之后必有大悲。但是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在大悲之后，经历了苦劫，一切皆空的认识也就会生发了，这又是一个必然的定数。所以悲喜交加，终陷苦空，是世界上的万物和人生历程中的必然过程，喜怒哀乐之本质就是“空”的。第五六二句用的“花生眼”、“竹过风”无非就是进一步强调一切诸法生住异灭的禅理。最后两句是说既然事物的本质就是空的，我们所见到的也都是假的，无从寻觅，就像天空飞过的鸟，他留下了的足迹吗，我们没有看到，也不过可能看到，这就是洪州祖师慧海所诵的“万缘俱绝”，“一切法性空也”。再看《酬钱员外雪中见寄》诗：

松雪无尘小院寒，闭门不似住长安。烦君想我看心坐，报道心空无可看。

首二句说，诗人居住长安，闭门谢客。小院里的松枝上落满了雪花，整个世界变得雪白，一尘不染。雪白的世界让严冬的寒冷充塞的小院，独处的诗人也因这寒冷的冬天，更加感到孤立无助。后二句描绘了诗人此时正在闭门坐禅修行的心情，谢谢钱员外在雪中寄赠了问候，而自己已经进入了“心空”的境界，无法向你报告所有这一切。这里的“心空”，即追求一种无所念的境界。“心空”，就是无心欲、无执著、无生死，一切皆空的境界。“法性空者，即一切处无心也”，到达了“性空”不就是“心空”了吗？又如《天竺寺送坚上人归庐山》：

锡杖登高寺，香炉忆旧峰。偶来舟不系，忽去鸟无踪。  
岂要留离偈，宁劳动别容。与师俱是梦，梦里暂相逢。

前二句是说，登高望远，重返旧地，香炉峰的景色依然，但是却不是从前。因为过去是不可再来的，现在也是不会长留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无常的，随缘所住，瞬间即逝。第三四句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偶来舟不系，忽去鸟无踪”是人间最普通的现象。第五六句说既然事物是变化莫测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非要留下什么痕迹，也不必非要有什么过多的表情。最后二句是诗人的感慨，人生就是一场梦，生死皆为大梦，梦醒即为空，所以我与坚上人都在梦里，即使短暂的相逢也只是梦里的一景。《敕修百丈清规卷第三》云：“每依邻壁之光，梦境元空。幸谢世缘之幻，莫谓面别惟切心驰。”又说：“圣凡梦幻，埏埴万化。则今古一瞬天地豪芒，顾未裔之何知。”<sup>14)</sup>又《春日题开元寺上方最高峰亭》：

危亭绝顶四无邻，见尽三千世界春。但觉虚空无障碍，不知高下几由汛。  
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

登上开元寺上方最高峰的亭子，放目远望，三千大千世界尽囊胸中，四周是一片虚空，全无障碍。“由汛”亦做“由旬”，是印度的一种度量词。脚下是万丈深渊，不知它到底有多高，往下看，上山的官道三条路线历历在目，往远眺，远处的都城就在一片蒙蒙的灰尘中若隐若现。禅宗追求的就是一种朦胧的境界，因为禅是不可说的，说出来就不是禅，诗人在这里所描绘的“绝顶四无邻”，“虚空无障碍”，与远处的朦胧的城廓尘影相配，已经达到了佛禅的“性空”境界了。再如《萧相公宅遇白远禅师有感而赠》：

宦途堪笑不胜悲，昨日荣华今日衰。转似秋蓬无定处，长于春梦几多时？  
半头白发惭萧相，满面红尘问远师。应是世间缘未尽，欲抛官去尚迟疑。

禅宗的僧人最大特点是行动如流水，自由自在，这在封建王朝里靠拜俸禄而走仕途的人所不能望背的。诗人眼见禅师潇洒出尘的高行，对照自己宦海浮

14) 《敕修百丈清规》卷二。

沉，覆手为云的倾轧生活，似如秋蓬往来无定，春梦苦短的日子，发出由衷的感叹。如今看到头发白半满脸惭愧相的萧相公，红着脸满向自远禅师请教问题，真有些丢自己的脸，看来他可是世间的缘份还没有尽，抛不掉已得到的官场的东西，使人忽然感到宦途堪笑终归是悲，荣华富贵最终是衰，人生如梦，连皇帝都看开了，知道“如睡梦觉，如莲花开，故称为佛。一切智者，能自开智如睡梦觉。智观于空智、理智、真智、无分别智，如所有也。”<sup>15)</sup>可怜的萧相还有什么“迟疑”的呢？

白居易的诗中，以“性空”佛理来作诗解，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类似此的诗作还可以列出了一些。如《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今日阶前红芍药，几花欲老几花新。开时不解比色相，落后始知如幻身。空门此去几多地，欲把残花问上人。”《僧院花》“欲悟色空为佛事，故栽芳树在僧家。细看便是华严偈，方便风开智能花。”《赠别宣上人》“性真悟泡幻，行洁离尘滓。修道来几时，身心俱到此。”等等皆是。《金刚经》是佛教性空学说的代表作，该经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白居易诗中的“如梦”、“如幻”、“心空”、“色空”、“泡幻”无不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可见性空思想对他的人生观，追求心灵安和，保持乐观旷达之态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 2. 随缘任运

马祖道一曾对“平常心”作过说明：他说：“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取向，皆是污染。若欲真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知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sup>16)</sup>“平常心是道”是洪州宗的重要命题，因为道不属于可知或不可知的问题。可知是一种妄觉，不可知是属于不能判定。真正的道就像宇宙廓然洞豁，不是可以强求得到的。在马祖看来，成佛之道不必刻意修行，一旦执著于修行，就有思想和行动的趣

15) 《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卷上。

16) 释道元著《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

向，从而有了执着。最后成佛反而成为一种负担。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住坐卧、吃饭穿衣都是佛性的自然流露。人的生心起念，一举一动生命现象，都是佛性的表现。所谓善恶苦乐，也不外乎佛性的表现，所以叫“触类是道”。只要能养神存性，不断不造，任运自在，就达到觉悟的境界。后人对此作诗形容为：“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平常心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原有心态，佛教说平常的喝茶、吃饭、搬柴、运水都与道是分不开的，人们的行、住、坐、卧就是平常心的表现。“平常心是道”拟看起来非常简单，也容易理解，但是真正做到并非是很容易的事情。不过，白居易对此已有深刻的体会。他在《谈禅境》中曰：

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

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

诸相非相是说从语言来界定事物的性质是不可能完全做到，因为任何语言都是不周全的，事物的本质是空性，所以所有的外在的事物都是一种假相，由此可知，事物的虚幻性决定了无余也是一种有余，因为事物总是不周全的。就禅宗而言，言下得悟，忘言得象，梦中说梦是假相套假相，所以是双重的虚幻。眼中所见的都是空花，自然不可得到到真实的果实。这就像在火焰下是找不到鱼的道理一样。坐禅也是如此，禅无定势，静也是禅，动也是禅，只有到了不禅不动的如如最高境界，才是最后的解脱。白居易的这首诗是他经坐禅而悟到的，因此他准确地描绘了禅静禅动的实质，和最高的如如境界。以不变应成万变是善待万物的最好方法，在人生中就是要以任运自然，随缘自在的态度来对待诸事诸物，而且只有到了如如不动的境界，才能达观人生、超越生死。其所形成了的人生哲学，就是乐天安命、胸襟豁达的处世观。因此在他的诗文中，经常看到这些任运随缘的人生观思想的流露。如作者晚年官场退隐，寓居兰若，作《兰若寓居》：

名宦老慵求，退身安草野。家园病懒归，寄居在兰若。薜衣换簪组，代车马

藜杖。

行止辄自由，甚觉身潇洒。晨游南坞上，夜息东庵下。人间千万事，无有关心者。

作者晚年退出官场，安于草野之中。人到晚年万事休，虽有家园，但已无心操持，只愿安居在寺院里，“兰若”是佛教寺院的代称。而且在这里才能找到心理宁静，心境淡泊的感觉。在寺院里，穿的粗布衣服，行路用藜杖当车，虽然没有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是却重新获得了自由，再次找回已经失去多年的潇洒，朝游南坞，晚息东庵的生活，已经让诗人全然忘掉了人间的各种烦心的事情，也不再去关心这些事情了。由诗可以看出，白居易在退休之后，重新找到了新的生活，随缘任运的人生态度给他带来了更好的感觉。同样的境界描写在《题玉泉寺》：

湛湛玉泉色，悠悠浮云身。闲心对定水，清静两无尘。  
手把青筇杖，头戴白纶巾。兴尽下山去，知我是谁人？

玉泉寺在深山之中，湛湛泉水在寺门流过，悠悠浮云围绕山间，在这种世外桃园的环境中，置身于中，让你感到身如云泉，闲而且清，手持青筇竹杖，头戴白绢纶巾，走在山中的小径，高高兴兴地下山，无人关注，无人不识，践行“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介平民的自在生活，才是最宝贵的。在《香山寺二绝》其一中：

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酝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

白居易晚年在家出家，退隐香山，做了一个真正的居士。这首诗是他这一幽闲退隐生活的如实写照。隐居香山，门前空落，静寂少扰，闲情自在，只有鸟儿和浮云每日陪伴，在家里喝着自酿的米酒与再翻翻感兴趣的书籍，其乐融融，这就是体现了“平常心是道”，难怪诗人已经满足了，决定将今后的生活就

放在了香山。再看《琴》诗：

置琴曲几上，慵坐但含情。何烦故挥弄，风弦自有声。

前两句写出诗人的悠闲和自在，闲情抚琴，慵懒地散坐，情真意足。后两句抒发了淡然旨趣，不一定非要弹琴，重要的是这种场景和心情，有了心情，哪怕是一阵风声，也会引起诗人的共鸣。洪州禅强调随缘自适，任运自在，听其自然，衣食住行，不加造作。所以说“风吹弦动，自有其声，何烦劳心劳力，故意挥弄？”可见，诗人的性情，已是了无俗情尘念想的境界了。再看《戏礼经老僧》：

香火一炉灯一盏，白头夜里佛名经。何年饮着声闻酒，直到如今醉未醒。

这首诗也说明洪州禅的“任运自然”、“随缘自在”特征，也是“平常心是道”的解释。前两句描写香炉长薰，长明灯不灭，满头白发的老僧伴着袅袅青烟，深夜在长明灯下虔诚地颂读《佛名经》的情形。后两句是说，这位执著追求解脱的老僧，只是到了声闻的境界，沉浸在如痴如醉、长醉不醒的迷痴中，进入不了随心任运的自如境界。洪州禅强调的是“道不用修”，“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消除一切分别执着，心不住一切相，不断不造，任运自在，名为解脱人。诗人根据洪州禅思想来批判礼经老僧的修行方法。虽然是一首戏作，但也说明白居易对洪州禅的主要特征与核心思想已经谙熟于心。

此外，在白居易的诗作中，像这种受洪州禅影响的佳句俯拾即是，如“若不坐禅销妄想，即须行醉放狂歌”（《强酒》）、“白衣居士紫芝酒，半醉行歌半坐禅”（《自咏》）、“生死终无别，不如学无生，无生即无灭”（《赠王山人》）这些诗歌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诗人任其自然，随缘任运的旷达思想和人生态度。

#### IV. 通俗易懂的艺术风格

许多学者都指出，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与他近佛，受佛教的影响有重要的关系。如孙昌武先生曾经提到过：“至于白居易在艺术上追求平易畅达，反对刻意雕饰，除了出于使接受者易晓易谕的实际目的而外，也与接受洪州禅‘无造作的平常心’观念有关。在这里宗教观念与审美理想是有着共通性的。”<sup>17)</sup>周裕锴先生也曰：“白居易在接受这些讲经的内容同时，必然也接受了其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他们(白居易、王梵志、寒山)的诗都是既吸收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形式，又借鉴了偈颂或讲经一类的通俗自由的表达方式。因此元和体诗风的形成，白居易的近佛及其受偈颂或讲经的影响可视为原因之一。”<sup>18)</sup>但是，这些前辈对白居易的作品展开分析还不够，语焉甚少。

在此从三个方面来探讨通俗易懂的白居易诗歌的艺术风格。其一是“无造作”的禅宗心性论影响到白居易的创作思想：前面通过笔者对白居易作品的分析，笔者也十分赞同前辈的论点，认为这些追求平易畅达、通俗易懂的诗歌风格与当时流行的南宗禅(洪州禅)观念离不开。白居易受洪州禅“平常心是道”影响，强调任运随缘、不伎不求、无修无念、无受无心的人生观，“无受”是不起任何相上的感觉，做到了“无受”即是“无心”，若能于一切差别相上不生爱憎不起分别，平等对待，这就是无心的表现，也就是真解脱。以平常心来进行文学创作，就能随心任笔，没有做作，自然而然地能写出通俗易懂、平易畅达的艺术风格。马祖所说的：“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的境界，就是“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马祖语录》)的表现，用在文学创作上，就是熟稔于心，一气呵成的自然流畅的作品，它来得真实，是心底的流露。

诗人自己也说：“误落闻见中，忧喜伤形身。安得遗耳目，冥然返天真。”(《赠定光上人》)由于诗人平生误落闻见，所以难免被忧喜斫伤形身，如果能

17) 孙昌武著《禅思与诗情》，204页。

18) 《中国禅宗与诗歌》，70页。

够忘情声色，在冥然寂然中回归天真。所谓天真，是平常心，它来得真实，又是心底的流露。这种作品，皆是通俗易懂、平易畅达的艺术风格。例如《兰若寓居》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名宦老慵求，退身安草野。家园病懒归，寄居在兰若。薜衣换簪组，藜杖代车马。行止辄自由，甚觉身潇洒。晨游南坞上，夜息东庵下。人间千万事，无有关心者。

全诗读来明白如话，语气舒畅，好像达到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之“无为”的境界。在内容上也充分体现出诗人“随缘任运”的人生态度。早晨走南，晚上走东，表现了生活潇洒，行动自在之乐的自由。

其二“佛性思想的世俗化”观念也影响到白居易诗歌的艺术风格。《禅宗宗派源流》一书中说：

这样，一句“平常心是道”，使佛性思想在世俗化和玄学化两条道路上，大为逼近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各个阶层的人心氛围，在中国人普遍地接受心理上显得格外熟悉和亲切。如此通俗易懂的白话，没有丝毫经院气味，却产生了足够的号召力，这难道不是彻底的中国化么？<sup>19)</sup>

中国化的禅宗重视的不是经典、坐禅，而是日常生活上的修行。所以他们使用的文字也不是具有贵族气息的优雅的文字，而是通俗易懂的白话。洪州禅强调“平常心”即是佛心。“平常心”就是马祖说的“行住坐卧，应机接物”。义玄说的：“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sup>20)</sup>马祖弟子庞蕴说的“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日常生活都是禅的世界，那么禅也就不需要执著于文字，所以文字的基础上有禅的世界，文字是禅的表达方式之一，但是并不能全部完整地将表述出来。禅师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

19) 吴立民著《禅宗宗派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47页。

20) 《古尊宿语录》卷四。

清静自性在人生日常生活之中，让人理解“众生与佛”和“人与道”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最终要说明人人都可以成佛作祖，禅并不是高不可即，相反就在生活中可以得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sup>21)</sup>、“饥来吃饭，困来即眠。”<sup>22)</sup>无不都是禅道。所以诗人经常通过日常世俗生活上常见的事物，表达禅宗的精神境界。虽然诗歌写得明白如话、通俗易懂，然平易的事物里往往蕴含着深邃的哲理。例如《春日题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

危亭绝顶四无邻，见尽三千世界春。但觉虚空无障碍，不知高下几由旬。  
回看官路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宾客暂有无半日，王侯不到便终身。  
始知天造空闲境，不为忙人富贵人。

当诗人登上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放目远眺，但见得到全无障碍、一片虚空的四周，上下往来，不知多少由旬。原来这就是禅宗“性空”的精神境界了。在《题玉泉寺》也表现了同样的境界：“湛湛玉泉色，悠悠浮云身。闲心对定水，清静两无尘。手把青筇杖，头戴白纶巾。兴尽下山去，知我是谁人？”湛湛玉泉，悠悠浮云，青筇竹杖，白绢纶巾，这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不难见到的。诗人通过这些事物，发出“身如云泉，闲而且清”的精神境界，同时表示“乘兴而来，兴尽而归”的自由自在的意态。在此没有执著任何事物，只有随缘任运的禅宗世界。同样的境界表现于《秋池》：“洗浪清风透水霜，水边闲坐一绳床。眼尘心垢见皆尽，不是秋池是道场。”水波涟涟，清风徐徐，池水清澈见底。秋池不是道场，但却胜似道场。在此，诗人借用“秋池”说明了人生无处不道场，行住坐卧尽是道。就是说明在日常生活的自然任运中，体认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即可成佛。

其三“禅宗的平民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的。禅宗本身来自民间，仔细考较其真正起始，甚至与北魏流民乃至隋末流民问题大有关系<sup>23)</sup>。后来禅宗与王室

21) 《五灯会元》卷四，《长沙景岑禅师》。

22) 《五灯会元》卷三，《大珠慧海禅师》。

往来越来越密切，逐渐受到统治阶级扶持的程度。如神秀和后来的神会，他们依靠政治势力积极发展壮大，这是所谓“官禅”。然马祖道一是“平民禅”的代表人物。他的“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思想不仅与老百姓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也影响到最普通的下层人民群众。所以《禅宗宗派源流》说：

道一则是“民禅”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产生，与官方意志有一定的对抗性，倡“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他的思想又主要影响最普通的下层人民群众……他对当时南北禅宗争夺正统这样的激烈事件十分冷淡。从他的思想发展来看，由于远离社会政治中心，思想较自由，不易受到人为的外在干涉，比较符合佛教思想自身相对独立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最终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因而他的思想又具备简捷明了、通俗易懂的鲜明特点。<sup>24)</sup>

“简捷明了、通俗易懂”的洪州禅把禅宗戒律简单化，主张“道不用修，但莫污染”，将天竺菩提达摩“凝住壁观”的禅法变成了个人的日常生活，修行变得更加容易，佛陀回到了人间，成佛不再是出家人的专利，老百姓同样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洪州宗将佛教已经平民化了。这对那些既有出世之想，又有入世之情的士大夫的精神需求的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于是才有那么多的士大夫来亲近禅僧，接受禅宗的思想，马祖及其洪州宗走的这条平民路线是成功的，南宗禅受到下层平民的欢迎。所以周裕锴也说“平常心是道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贵族僧侣的一种反抗，是对门阀世族传统观念的反抗，是对平民生活的神圣与尊严的肯定。”<sup>25)</sup>既然洪州禅是反贵族、反世族的平民禅，其思想具备简捷明了、通俗易懂，那么精通于洪州禅的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上接受这些洪州禅的特点，写出明白如话、通俗易懂的诗。例如《在家出家》诗：

衣食支分婚嫁毕，从今家事不相仍。夜眠身是投林鸟，朝饭心同乞食僧。

23) 《禅宗宗派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3 页。

24) 同上。

25) 周裕锴著《中国禅宗与诗歌》，10页。

清唳数声松下鹤，寒光一点竹间灯。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

这首诗是典型的平民化、通俗化的诗歌。入夜睡眠，犹如投林而宿的栖鸟，只要有个地方躺下便可；朝起进餐，形同持钵乞食的僧人，有什么吃什么，只要填饱肚子就行。清静的夜晚，诗人不管女唤妻呼，早已入于木然寂然的禅定之悦。可见，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风格就是得益于这一平民化运动的结果，洪州禅对他的人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的“乐天”雅号是不是也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呢，我看是可能的。

总之，“无拘无束”、“随缘任运”的禅宗心性论影响之下，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上追求平易畅达、通俗易懂的诗歌风格。又“佛性思想的世俗化”的观念之下，诗人把日常世俗生活中悟到的人生真理，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其诗不仅具有通俗易懂的艺术风格，而且蕴含着深邃的禅宗真理。“平民化的禅宗”思想具备着简捷明了、通俗易懂的鲜明特点。精通于洪州禅的白居易在吸收了这些禅宗特点之后，将其用于自己的从诗歌创作中，形成了自然、通俗、平易的风格，在唐宋诗坛上留下了灿烂的篇章。

## V. 结语

白居易的一生，遭到不少挫折。但是回顾他的人生，我们不难发现，他一生基本上保持了乐观旷达的神态，而且他却他仍然不失随缘自适、任运自然的人生观。他的胸襟旷达，及为后人欣赏，好多文人都追随他，学习他，模仿他。因此他成为继陶渊明以后最受欢迎的学习和追随对象。

这主要是因为白居易经常与洪州禅僧密切来往，学习了主张消除一切执着、染心的洪州禅核心思想。所以白居易乐天知命，自然豁达，坦言生死的来看身待人生，这正是洪州宗所提倡“任运自然”的禅风境界的表现。又因为白居易运用洪州禅“无心”、“性空”思想，看成是他观察一切万物的出发点。所以

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以“性空”佛理来作诗解，由此“性空”思想对他的人生观，追求心灵安和，保持乐观旷达之态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另外，平常心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原有心态，佛教说平常的喝茶、吃饭、搬柴、运水都与道是分不开的，人们的行、住、坐、卧就是平常心的表现。“平常心是道”拟看起来非常简单，也容易理解，但是真正做到并非是很容易的事情。白居易在这种“触类是道而任心”思想已有深刻的体会。所以他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诗人任其自然，随缘任运的旷达思想和人生态度。

最后“无拘无束”、“随缘任运”的禅宗心性论影响之下，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上追求平易畅达、通俗易懂的诗歌风格。又“佛性思想的世俗化”的观念之下，诗人把日常世俗生活中悟到的人生真理，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其诗不仅具有通俗易懂的艺术风格，而且蕴含着深邃的禅宗真理。“平民化的禅宗”思想具备着简捷明了、通俗易懂的鲜明特点。精通于洪州禅的白居易在吸收了这些禅宗特点之后，将其用于自己的从诗歌创作中，形成了自然、通俗、平易的风格，在唐宋诗坛上留下了灿烂的篇章。

#### 〈参考文献〉

- 《乐续藏》第118册，《古尊宿语录》。
- 《大正藏》第48册，《敕修百丈清规》。
- 《大正藏》第85册，《佛祖纲目》。
- (宋)普济著，《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84。
- (宋)赞宁著，《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
- (梁)释慧皎著，《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
- 杜松柏著，《禅学与唐宋诗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
- 冯作民译注，《禅语录》，台湾星光出版社，1982。
- (宋)释道原编，《景德传灯录》，台湾汇文堂出版社，1987。
- 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台湾佛光出版社，1989。

- 栢斌杰著, 《白居易诗歌赏析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刘大悲译, 《禅与艺术》, 天华出版公司, 1990。  
 周裕锴著, 《中国禅宗与诗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袁宾主编, 《禅宗词典》,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谢思炜著, 《禅宗与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白居易诗选》,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孙昌武著, 《禅思与诗情》, 中华书局, 1997。  
 姚南强著, 《禅与唐宋作家》,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吴立民著, 《禅宗宗派源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국문초록>

중국의 선종 중에서 洪州禪의 최대 특징은 “理論의 中國化”, “戒律의 簡略化”, “思想의 世俗化”라고 할 수 있다. 물론 이러한 이론은 중국도가사상의 精髓라고 할 수 있는 “무위자연(無爲自然)”과 “걸림이 없는 마음(任心)”등 도가사상의 영향을 받았다. 그러기에 “평상심시도(平常心是道)”라는 홍주선의 핵심이론은 佛性思想의 세속화와 평민화를 강조하고 있는 것이다. 고로 보리달마처럼 고행하면서 면벽수도하던 선법은 이제 개인의 일상생활 속의 수행으로 바뀌어 졌고, 해탈하기 위해 出世間에서 수행하던 행위는 이제 世間에서도 완성할 수 있게 되었다. 다시 말해서 멀리 있던 극락의 존재를 현실사회 속으로 끌어들이고, 이로 말미암아 부처의 가르침을 더욱 쉽게 사회 속으로 전파할 수 있었다. 이렇게 간략화 되고 쉽게 수행할 수 있다는 홍주선의 특징은 일반 중국인들의 복잡하고 어려운 사고를 피하려는 정신에 부합되었다. 또한 出世의 생각도 가지고 있으면서도 동시에 적극적으로 입신양명을 추구하는 사고를 가진 당시 사대부들의 정신적인 수요에도 쉽게 부합되었던 것이다. 이로부터 당대 이후에는 사대부들이 참선하는 것이 하나의 사회적인 현상이 되었다. 백거이가 당

시의 사대부들의 이러한 면을 대표한다고 할 수 있다. 백거이의 일생을 살펴보면 적지 않은 좌절과 고통을 겪어왔다. 하지만 기본적으로 그는 낙관적이며 세속을 초월하는 듯한 정신을 견지하고 있었다. 게다가 인연에 따라서 안거하면서 자신을 걸림이 없게 하려는 자연스런 인생관을 가지고 있다. 결론적으로 말해 백거이가 하나의 넓은 가슴으로 달관하는 듯한 삶을 살 수 있었고, 동시에 많은 후대인들이 이러한 그를 높이 평가하였다. 게다가 통속적이고 평이한 예술풍격을 주장하였는데, 이 모두가 바로 당시에 크게 유행하던 통속화된 홍주선의 영향과도 밀접한 관계가 있다.

關鍵詞：洪州禪，白居易，一切法性空，隨緣任運，通俗易懂

K C I